

DONGHU·YUSI

诗文天地

七律·平湖游兴八首

□王崢 叶曙

访马家荡村

稻菽流瓜果果香。马家非复旧容妆。道裁浓翠逐诗韵，户储祥光布画廊。民俗传承岁华健，乡贤奖掖惠风长。素心欲待共晨夕，帆举云天唱远航。

海红亭怀古

大海茫茫积气通，红楼织梦越长空。艳惊叙黛扶桑岛，名耀星云芹圃翁。文字缘深风旖旎，亭台景阔石圆融。凭栏若问播流事，认取神州第一功。

题天妃宫炮台

雄踞汤山听海啸，夺人剑脉大堪骄。云屯苍昊雷声起，霜染秋风日影摇。御海曾经寒敌胆，强军犹可聚狂飚。销魂最是英雄气，涨我心中百尺潮。

咏乍浦海港

拍岸惊涛荡夕烟，龙门大吊欲擎天。蒸腾霞彩染红浪，迎送帆樯催快鞭。梦筑堆场金不换，谊通寰宇月长圆。算来今夜人难寐，偷得豪情入锦笺。

题俞家浜“修竹吾庐”民宿

俞家幽景一浜藏，树茂吾庐八碗香。窗竹横斜逢雨绿，院柯疏密带霜黄。纶垂柳岸鸥声静，茗煮茅檐烟影长。冬里林泉醉中客，小桥流水入诗乡。

咏东湖水上栈桥

烟树东湖四望幽，长虹落处栈桥游。画墙百丈牵乡梦，舞鹤千姿蹈世愁。轩外诗成须放目，岸边枫醉可飞舟。瓜灯辉映水中月，七彩人间春夏秋。

嘉兴塘绿道印象

风疏篱竹桂初黄，老少沿河走夕阳。柳外渔鸪时起落，芦边水鸟忽飞翔。扬花深处燕归晚，飘雪望中梅沁香。绿道多情赠幽景，春秋闲步尽华章。

游当湖十局主题公园有感

当湖十局，乃清朝大国手范西屏与施襄夏对弈于当湖所留十局围棋之名谱。

棋楼东望水飘篷，最忆双英唱大风。读谱常思出新意，传薪何逊胜前雄。尘埃敲落纵横外，岁月分明黑白中。千载当湖烂柯梦，道场今看喜飞鸿。

(作者简介:王崢(德亮),为浙江省诗词楹联学会会员,《西湖诗刊》编辑,曾获杭州市咏于谦律诗赛一等奖,著有《抱菊轩韵存》三卷,曾数次应邀赴平为平湖诗社讲学。叶曙(安康),曾任平湖中学、平湖教师进修学校语文教师。两人为老杭州大学中文系同窗。以上作品是他们2020年10月随之江诗社来平采风时所作。)

那时没有凡尔赛体

□徐卫卫

在2020年的最后一个夜晚,我打开了电脑“旧作”中30年前的一个文档,我看到了下面的文字——原先,这里是广袤的田野。春天,桃红柳绿,齐展展的麦田一畦畦地伸向远方,油菜花黄得直逼你的眼。

我知道,30年前在我书写“原先”时,凡尔赛体连胚胎都还不是。此刻,透过那“黄得直逼你的眼”的“油菜花”,我看到了朱自清先生笔下的春,从头到脚都是新的,笑着,走着,领着我们上前来。

我知道,我所使用的语言,来自我曾经的阅读,来自曾经读到的文字,以及与文字有关的那些人,那些事。

写到这里,我起身去书橱里取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、上下两册的《巴金散文选》。我用手机将1994年巴老为我和我丈夫签名的那一页拍了下来。那一页左下方还有两行小字——

八二年十二月廿五日 于嘉兴新华书店

然后,我翻到了第一篇《谈我的散文》。然后,我将其中的一句话敲打在了这里——

一个人必须先有话要说,才想到写文章;一个人要对人说话,他一定想把话说得动听,说得好,让人家相信他。

就在我敲打一生求真求善“让人家相信他”的人所说的真话的时候,我听见那个我极为熟悉的男中音又响了起来。那男中音将巴老的《愿化泥土》抑扬顿挫地穿越到了2020年的最后一个深夜——

我唯一的心愿是:化作泥土,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。

我知道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陈淳先生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。我发觉那久违了的文字与声音,原来从未离开过我。

那时候,还没有凡尔赛体。20世纪即将结束时,我因报社编辑约稿,写下了《世纪末的问候》。

在“世纪末”的书写中,我说“一个幸福的女人,即使走到了生与死的门槛边,依然会有鲜艳的红玫瑰向着你热烈地绽放”。

书写的那日,我坐在世纪的门槛上憧憬着红玫瑰,那红玫瑰与十个月前的那场葬礼有关。

1999年2月28日21时12分,冰心先生在北京医院逝世,数不清的红玫瑰将这位享年99岁的被称为“世纪老人”的女子送去了天国。

而在此前的某一天中午,我在学校广播站里对着话筒诵读冰心先生的《笑》,从一楼到4楼的每一间教室里,我的学生跟着我一字一句地“笑”着,一直笑到“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,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

里看不分明了”为止。

那些光阴,真是美好。以至于当我坐在世纪的门槛上眺望前路时,来自葬礼的红玫瑰,就这样一朵一朵地,灼灼绽放了。

今晚,我从门槛想到了一座城——

婚姻是一座围城,城外的人想进去,城里的人想出来。

当我在电脑上敲打着这座城时,我想起了17年前女儿从书包里掏出来给我看的一部手稿,那是她的同班同学,一个17岁的高二男生写的长篇小说《玻璃围城》。手稿中,只见钱钟书,不见凡尔赛。不久,这个男生成成了“80后文坛三剑客”中的一剑客。

那时候,还没有凡尔赛体。那时候,也还没人读到过《从前慢》——

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,马,邮件都慢,一生只够爱一个人

这样的文字不知道在木心先生的手稿堆里安眠了多少个春夏秋冬,在不知道流年里第几片叶子慢慢地长出来了又慢慢地落下之后,2011年12月21日来到了,那天,木心先生去世。之后,《从前慢》开始广为流传。

我很惭愧,2019年10月25日的那个上午,我行色匆匆,我只是将身子转向左前方,我只是向着左前方50米开外临水而筑的那片建筑行了注目礼,然后继续向前,任凭那留存着木心先生生命气息的美术馆,在身后的水波上摇曳。

今晨起来走出卧室,我被江南零下6度的天气冰到了。还在客厅走着的时候,我已经想着了厨房里的冰箱。之后我对丈夫说:我在冰箱中穿行。

我知道,这一切,都与凡尔赛体无关。

据说凡尔赛体诞生于2020年的“双十一”,其特点是“对奢侈故作娇嗔,低调甜宠地表达着优越感”。

我不知道下一个“双十一”来临的时候,凡尔赛体是不是还活着。但是我知道,那春,那泥土,那笑,那围城,那车那马那邮件,一定会好好活着。还有那红玫瑰,也将一直一直地,开着。

我还知道,我永远不会说诸如下面的话——

2020年的最后一个上午,我从老公送我的红色法拉利上下来,哎呀话说那车也太土了吧,直男就这审美吗?我在零下六度的凡尔赛宫的广场上穿行,哎呀巴黎这个冷哪,Givenchy风衣根本不挡风啊!这巴黎就靠冷来噱头吗?拉倒吧,让我老公马上订两张头等舱机票去巴厘岛吧……

缺失的冰冻时代

□夏春燕

连日的寒潮,仿佛给整个世界按下了暂停键:冰封了河面,冻住了流水,连带空气似乎也凝滞了。

一种记忆在脑海中倏然苏醒,当我经过小区喷泉池的时候。一个十平方米开外的小池子,里面弥漫着薄薄的一层水已被冻得结结实实,像是一面通体透明的镜子,映照出路旁瘦骨嶙峋的树的枝丫。“妈妈!快来快来!快看!好厚的冰啊!”一个稚气的声音划破了这冰封的宁静。“哇!是真的!真的是冰!”一个欢乐的声音在边上欢快地应和着。“哈哈……”方才还空荡荡的小水池,像迅速膨胀的面包,一会儿就被五颜六色的小小身影挤满了。用脚滑的,用手划的,用塑料工具挖的……他们使出浑身解数,尽情地享受着冰冻带来的欢乐。真是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小孩子!我在心底低低地笑了。

像被什么忽然拍了一下肩,记忆便这样活泛了起来。小时候,家在农村。一到冬天,那些冰啊雪啊似乎是司空见惯。冰封的日子,是童年如星河的欢乐里最熠熠闪光的那一颗。每到冬天,上学那条石子路上的坑坑洼洼被一个个小冰面覆盖着,映衬着瓦蓝的天空。我们几个小伙伴,三步一跳五步一蹦,比赛谁踩碎的冰坑最多。“啪”的一下,一双小脚丫蹦了上去,随即“咔嚓”一声,冰面四分五裂地崩裂开来,缝隙像一条条白线蜿蜒盘旋。“哈哈,我又踩碎了一个!”“哈哈……”我们肆无忌惮,一路欢声笑语。一直到学校,周身的血液已经沸腾了起来,通红的小

脸蛋上早已沁出了一层薄薄的汗。印象里,那时候穿的衣服少,即使天寒地冻,外套永远是那件单层的校服,却从来没有觉得冷过。

要是到了下雪天,就更好玩了!那时候,家家户户都有柴堆,房子还都低矮,大雪压着村里的那些房子啊树啊柴垛啊,像是给它们涂上了一层厚厚的奶油,让人垂涎三尺。一打开门,屋檐下垂挂着长长的冰棱。食物匮乏的年代,正在长身体的我们总是垂涎于这晶莹剔透的冰棱,总觉得它应该与有着奶油味的冰淇淋一样的味道。于是,在那些个冰天雪地里,我们伸出被冻得通红通红的小手去摘悬挂着的冰棱柱,塞进嘴里,那又冰冷又刺激的味道一下子就使味蕾上膨胀化开,那真叫透心凉,透心亮啊!

冰雪飘摇的年代里,小小的冰块承载着我们太多的欢乐,皑皑的白雪寄托着我们太多的期待。对成长来说,它们既是一方丰沃的土壤,又是一次次不可避免又不可或缺的历练。

童年,若是缺少了冰雪的加持,会少了多少的欢乐与趣味啊?在这个寒风凛冽的上午,我站在小区的喷泉池旁,突然替眼前这些孩子们惋惜——那样的冰天雪地的时代,于他们而言,是多么的遥远啊!温室效应带来了全球气候的变暖,城市的发展使他们远离了自然和土地,变成了生长在温室里的花朵。

那几日,因为寒潮的到来,学校取消了晨跑。现在的孩子,是多么需要严寒和冰冻的历练啊!



愚公移山(局部) 陆维钊作

清以来平湖诗歌社团概览

□季诚

士多作赋之才,人擅采香之句。萃菁莪于湖上,追前哲之风流。效元白之唱酬,续佳话于东湖。

这几句诗摘自清咸丰时期平湖诗人沈金藻的《洛如嗣音集小引》。中国是“诗之国”,古人“诗以言志”,也历来重视以“诗”来教化文明,孔子在《论语》中更是提醒后来者:“不学诗,无以言。”明末清初以来,平湖一带文风鼎盛,诗人辈出,为延续本地文脉,蹈袭前人风范,志同道合者每每聚而唱酬,一时浮想联翩,佳作迭出。诗赋立志,词文抒情,一起吟风弄月踏歌而行者往往为同一诗社中人,又因诗社相继而起且各具风采,平湖风雅之名不胫而走。这中间尤显突出者,是“洛如吟社”的社诗总集《洛如诗钞》,由著名诗人朱彝尊选定并被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。依循诗社群落的发展脉络,当时的平湖诗社先后有“修竹庐诗社”、“忘机吟社”、“兰社”、“红藕花馆吟社”、“高年会”、“真率会”、“洛如吟社”、“竹林诗社”、“麝花诗课”、“艺舫诗课”、“续洛如诗社”、“洛如嗣音诗社”等,可见诗才荟萃,诗风蔚然。

“修竹庐诗社”是清初平湖最早出现的诗社之一,其成员主要有姚性、张若羲、吴骥、董俞等人。据陆惟彦《平湖经籍志》卷十二记载,姚性,号旃麓,清顺治时诸生。金山人,入籍平湖。“与张带三、吴日千、董椅亭辈饮酒赋诗,为忘形交。著有《修竹庐稿》”。而张带三每从相知,浮白纵谈,意气甚壮,诗思清厉,有“臆间犹记老狂生,翠眼春灯眼倍明。世事悠悠交态变,绿杨深处尽埋名”等绝句名世。吴日千,松江华亭人,崇祯诸生,有《颀頍集》(入《中华古籍资源库》)。董椅亭,华亭孝廉,诗风“俊极而壮”,有《浮湘度岭集》。这些诗人因为时局关系,入清之后即遁入家巷田园,甘作田间野老。他们身虽退隐,但诗心却没有丝毫退却,山间月头,常有文酒之会,水清树傍,总是斗韵之所,往往抚掌而谈,抵膝而聚。而投入入分,也便成为他们辨识人心、追寻诗友的唯一标准。

清顺治甲申(1644),李天植在乍浦发起创立了一个布衣诗社,也即“忘机吟社”。李天植性情耿介,绝意仕进,尤其明亡后誓不事清,并改名确,字潜夫,隐居陈山,以教书度日。“忘机吟社”的其他成员主要有宋成(二完)、陆锡礼(中黄)、陆(钦明)、宋(九先)、倪端(惺孩)、时(圣传)、周宏起(云虬)、王(长麟)昆季、释元初、陆(亦樵)、王(复园)、宋(史公)、宋(北平)、李(皋原)、王錫闾(寅旭)等人。民国杨钟羲《雪桥诗话三集》卷一:“龙漱山人李潜夫作忘机吟社,往来皆布衣有声者。”李天植《履园遗文》曰:“余之与社中交也,以朱九先为畏友,宋二完为胜友,倪惺孩、时圣传、陆中黄、周云虬为益友,而王长麟昆季为千里友也,元初禅师则方外友也。大都与道近而与俗远者。故一日定交,终身以之。”想见诗社诸人彼此间既重文墨,更在乎道义性情。“忘机”何谓?不再有机巧的心思,与世无争,如李白的诗句“我醉君复乐,陶然共忘机”。从其社名不难料想,吟诗赏景,坐啸林泉,正是“忘机吟社”成员共同追求的旨趣。有

《忘机吟社月令诗》行世。

“忘机吟社”的余绪便是“兰社”与“红藕花馆吟社”。顺治甲午(1654)秋,面对“忘机吟社”大部分成员星散四处又气息杳然,诗人王涟在乍浦创结“兰社”,主要成员有李天植、陆亦樵、顾伦儒等。王涟从李天植游学数年,其诗文意气称盛一时。李天植《履园诗后集》有《兰社初集,亦樵邀过视阿同诸子限韵》、《九日,兰社诸君再集朱史公斋,登独山,余因卧病不赴,次以社集见贻,率有此答》等诗,可见“兰社”成员笑傲山水、诗词唱和的情形。嘉庆元年(1796),乍浦钱椒父子等数十人发起成立了“红藕花馆吟社”。钱椒父子筑斋于黄山,名娱愉堂,广植花木,藏书数万卷,又辟其地为别墅,啸歌其中。潘衍桐《两浙輶轩续录补遗》卷五:“(钱椒)公品诣高雅,曾捐资建李介竹(李天植)先生祠,集同人春秋致祭,并补刊其遗诗,才名藉甚。结红藕花馆吟社,相与唱和者,恒数十人。”嘉兴人、乾隆三十年举人吴锡麟称许钱椒“君以少年英俊,后起而振之,使百川风雅后先辉映”。

清康熙乙卯(1675),平湖有“高年会”之举,十年后,又有了“真率会”。前者成员有陆之祺、陆瑶林、过铭盛等人,据说其襄盛举的那一天,“各赋长歌”的参会者“凡十二人,得寿一千余岁”,大都有高德劭而又不坠青云之志,或所谓“纵横计不就,慷慨志犹存”。“真率会”的创设者是陆莱。陆莱,字次友,义山,号雅坪,康熙丁未进士,内秘书院典籍,己未召试博学鸿词,授编修,历官内閣学士,有《雅坪集》。陆莱与陆楚、赵旭、沈晦日、陆世枋、陆来章、沈隆岷是当时著名的“当湖七子”,其在为沈晦日《柳花集》所作的序中说:“畴昔少壮时,‘当湖七子’同事铅黛,意气皆不可一世。”而朱彝尊序陆莱《雅坪诗稿》则云:“甲戌(1694)夏五,……雅坪期年致政,与里中耆旧结真率会,觞咏流连,人品、诗品大略与香山相似。”

江山代有才人出,在承上启下的过程中,活跃于清康熙丙戌(1706)、丁亥(1707)间“洛如吟社”,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个诗歌社团。“予洛如吟诗会,在丙戌(1706)之春,湖中尚多名宿。”这是陆奎勋序叶之咨《小石林诗二集》中的一句夫子自道,显然,“洛如吟社”的主要举事者即是陆奎勋。而从陆奎勋的侄子陆毅昆《约言五则》所言的“丙戌春,读书西皋,群从昆弟约为洛如之会”看,“群从昆弟”,是指堂兄弟及侄子辈,可见“洛如吟社”是以陆氏兄弟子侄为主要成员而开展的,有人做过统计,“陆氏凡十二人”。陆氏之外还有二十八位诗人,其中沈氏有七位,如沈瑀、沈峽、沈堯、沈树本等。至于诗社的称谓,是源自唐冯贽的《云仙杂记·洛如花》:“吴兴山中有一树,类竹而有实,似梨花。乡人见之,以问陆澄曰:‘名洛如花,那有文士则生’。”诗社活动头尾凡三年,先后赋诗两千两百余首,汇诗成集为《洛如诗钞》六卷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百九十四“总集类存目四”云:“《洛如诗钞》六卷(浙江巡抚采进本),国朝朱彝尊录,陆奎勋编次。此集皆康熙丁亥平湖人社集之作。”

由于“洛如吟社”在当地及周边的声望,虽

时过境迁,仍屡有余风遗响。而“续洛如诗社”与“洛如嗣音诗社”,顾名思义,当是后来者对“洛如吟社”的承接与延续。有专家考证,雍正年间至乾隆二三十年间,应是“续洛如吟社”的存续时间。诗社由张云锦发起,成员有于东昶、叶奎、马恒锡、张诒、方树本等人。《清诗纪事》引李调元《雨村诗话》评张云锦云:“平湖诗人张铁珊云锦(张云锦,号铁珊),少年工诗,为洛如诗社领袖。”亦有社诗集,如张云锦选编《续洛如诗钞》二卷、马恒锡选编《再续洛如诗》一卷等。时至咸丰初,从直隶按察使任上辞官回平的朱壬林有感于诗坛衰落日甚,发出了“洛如风雅音谁嗣,心折韦郎五字诗”的感叹,期望后贤能传承先哲,重振风雅。于是,丁彭年、沈金藻等人又再举“洛如嗣音诗社”。“嗣音”者,承嗣前响也。潘衍桐《两浙輶轩续录》卷三十二:“(丁彭年)君少好吟咏,才华清俊。尝举洛如嗣音诗社,扬风挖雅,一时称盛。”据记载,首次社集,觞咏于东湖之上,推沈金藻主其事,朱壬林为诗社选政,并以《沈园秋榭图》为题,限韵赋诗。沈金藻后来在为同社中人陆超升的诗集《角西吟榭诗钞》所作的序中说:“忆春秋佳日,吟花醉月,跌宕琴瑟,昔日游宴之所,若南田贾氏餐霞馆、翰溪蒋氏瘦藤书屋、北城顾氏横山草堂、鸣珂里崔氏怡云书屋、晚萝滨丁氏西樵吟榭、东湖徐氏湖天一碧楼、西城陆氏角西吟榭及余家紫云山房,尤为裙屐数径,觞吟屡集。”诗人们“跌宕琴瑟”、“醉赏烟水,一派风景雅致的诗意图光足可想见。”

另外还有如清咸丰至同治年间的“竹林诗社”,著有《躬厚堂诗录》的张金铺主其事。康熙丁未时的“麝花诗课”及后来的“艺舫诗课”,都与张云锦大有关联。王大经序郁载瑛《味斋斋诗钞》云:“盖吾邑自陆雅坪闾学始为东湖倡和集,其后陆君渔沧举洛如吟社,觞咏之集盛于一时,张君铁珊艺舫集之,虽胜流稍逊于前,而遗风犹未绝。”

限于篇幅,这个时段其他的一些诗社组织就不一一概述,但应该说明的是,上述诸诗社在人员组成上除了趣味相投外,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家族性与彼此间的姻亲关系。最典型的莫过于张培源、陆奎勋与张云锦。张培源是“洛如吟社”的成员,是张云锦的父亲,而陆奎勋,则是张云锦的舅舅,诚所谓“一脉相承”。张云锦在《艺舫试帖新编》的自序中就曾这样说道:“余于诗,沉涵濡首垂三十年,幼从检讨陆堂舅氏,与麝花诗课,备聆绪言试帖,习之已久,四方友人及同里诸君不弃擗椽,往往拉为倡和,或就余商榷,积有诗若干首外,钞录诸君作若干首,儿子泰震、晋丰及侄彭亦附若干首,存诸几案。”如此这般,诗社的出现、延续及诗风就不难料想。另一特点是诸诗社的活动地点相对集中,基本上是在东湖、乍浦这几个人文渊藪的重要地区。而在吟唱内容上,则大致以寄意山水、怡养性情为宗旨。也是流风余韵不绝如缕,乃至还有发扬光大之势,时至今日,“鹤湖诗社”、“案山诗社”、“八月诗会”等,因缘际会,互为激荡,既前后辉映,又诗才纷出,风姿各具。

杂花生树